

唐人

小说

中国文化入门读本



汪辟疆
——
校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入门读本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国文化入门读本)

ISBN 978-7-02-014222-4

I. ①唐… II. ①汪…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集-中国-唐代 IV. ①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217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 飞 吕昱雯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4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222-4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稽其起原，盖二者并与贡举为倚伏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已。”景安生际绍熙，去唐匪远，《四库总目》尝推其言有根据，盖不诬也。风会既开，作者弥众。才杰之士，各拾所闻，搜奇则极于《山经》《十洲》，语怪则逾于《齐谐》《列异》。于是道篆三清之境，佛氏轮回之思；负才则自放于丽情，摧强则酣讴于侠义。罔不经纬文心，奔赴灵囿，繁文绮合，缛旨星稠；斯亦极稗海之伟观，迈齐梁而轶两京者欤！虽流风所届，藉肆诋议，而振采联辞，终归明密。宋刘贡父尝言：“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洪景卢亦言：“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

而不自知者。”两公博洽儒宗，立言不苟，辨微知味，独具会心；要非秉正卫道者所能梦见。惜乎小说一体，《汉志》既别九流，宋元以还，儒者益加摈弃。逮于有明，久郁斯起；文士嗜奇，喜窥秘册，书贾贸利，独标异书。于是割裂篇章，诡立品目，书帕短册，充牣市朝。而唐宋仅存之古本，沉霾于砂泥粪土之中，益费爬梳；斯又唐稗之一厄也。兹为重加董理，俾复旧观。勘斲则诂正于旧槩，疏说则备征诸往史。其所不知，窃附阙闻之义。自秋徂冬，凡得文若干篇，厘为上下卷。上卷次单篇，下卷存专著。篇章先后，则以作者时代次之。唐稗嘉篇，粗萃于此。己巳十二月彭泽汪国垣辟疆。

序例

一、本编分上下二卷：上卷录单篇，下卷录专著。其他唐人杂记，近于琐碎者，虽间有隽永可味之小品，本编概从割弃。

一、唐人小说，宋初修《太平广记》，大部分已收入。本编取材，即以许刻《广记》为主。其所不备，或间有脱误者，则用《道藏》《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考异》《太平寰宇记》《明钞原本说郛》《顾氏文房小说》《全唐文》及涵芬楼影印之旧本唐人专集小说校补。至明代通行之《古今逸史》《说海》《五朝小说》《历代小史》，清人之《正续说郛》《龙威秘书》《唐人说荟》等丛刻，或擅改篇名，或妄题撰者，概不据录。

一、唐人小说，多有同出一源，而所载各异者。《广记》往往兼收，分散各卷。兹为便于参考计，依题附录。其采入史传，如《吴保安》《谢小娥》之类。演为大曲鼓词，如宋曾布《水调七遍》咏冯燕、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十阙咏莺莺之类，皆与本文关系

较深，概为移录；俾读本传者，得以互参。

一、本编于各篇之后，将作者略历及本篇来源，各加按语，分疏于篇末，俾读者于故事之产生、演变，有所参考。惟唐宋人杂著笔录，有一事而考订互见，则录其时代较早者。余皆割弃，以省篇幅。

一、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人，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惟编者见闻有限，遗漏在所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

一、唐人说部专书，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苏鹗《杜阳杂编》、范摅《云溪友议》之属，本应酌录数则，以备一种。惟原书尚在，不难购读，姑从阙如。若《玄怪录》、《续玄怪录》、《集异记》、牛肃《纪闻》、《甘泽谣》、裴铏《传奇》、《三水小牍》，或散在丛书，或备存《广记》，其文既为传奇之体，而书不易得，悉得甄录。故唐稗虽繁，而佳篇略备于是矣。

目 录

序 001

序例 001

上卷

古镜记 王 度 003

补江总白猿传 缺 名 018

游仙窟 张文成 024

枕中记 沈既济 046

任氏传 沈既济 054

离魂记 陈玄祐 061

柳氏传 许尧佐 065

李章武传 李景亮 071

柳毅 李朝威 079

霍小玉传 蒋 防 097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 106

谢小娥传	李公佐	115
庐江冯媪传	李公佐	121
李娃传	白行简	123
三梦记	白行简	132
东城老父传	陈 鸿	139
长恨歌传	陈 鸿	145
莺莺传	元 稹	169
周秦行纪	韦 瓘	191
湘中怨解	沈亚之	199
异梦录	沈亚之	203
秦梦记	沈亚之	206
冯燕传	沈亚之	209
无双传	薛 调	214
上清传	柳 理	220
秀师言记	缺 名	223
虬髯客传	杜光庭	225
杨娼传	房千里	234
郑德璘	缺 名	236
冥音录	缺 名	239

下卷

玄怪录	牛僧孺	245
叙录		245
崔书生		246
元无有		248
张佐		258
岑顺		260
齐推女		263
郭元振		267
续玄怪录	李复言	270
叙录		270
杨恭政		271
张逢		274
订婚店		280
薛伟		284
李卫公靖		287
杜子春		290
张老		296

纪闻 牛 肃 300

叙录 300

牛应贞 301

吴保安 303

集异记 薛用弱 309

叙录 309

徐佐卿 310

蔡少霞 311

王维 314

王涣之 317

韦宥 319

甘泽谣 袁 郊 320

叙录 320

陶岷 321

圆观 324

懒残 325

红线 327

许云封 330

传奇	裴 钢	335
叙录		335
昆仑奴		336
聂隐娘		339
裴航		342
崔炜		345
孙恪		350
韦自东		354
陶尹二君		356

三水小牍	皇甫枚	359
叙录		359
王玄冲		361
王知古		362
步飞烟		366
绿翘		370
却要		372
王公直		373

上卷

（此处为正文内容，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大致为：...）

（此处为正文内容，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大致为：...）

古镜记

王度 撰

据《太平广记》校录

用《太平御览》校补

标题依唐人旧题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

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

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鸚鵡。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鸚鵡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五字据《太平御览》九百十二补），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劫（原作将，据《御览》改）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絀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絀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絀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

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

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